

许廑父著

民國演義

下冊

江苏人民出版社









民 国 演 义

下 册

许 雁 父 著



江 苏 人 民 大 学 社



民 国 演 义

下 册

许 厘 父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71,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册

书号: 10100·496

定价: 0.92 元

目 录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1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11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荣新养痍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	21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	30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39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50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58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	69
第一百二十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	78
第一百三十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	88

第一百三十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	95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	103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110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	118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	127
第一百三十六回	围公府陈逆千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136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埔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	144
第一百三十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153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161
第一百四十回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	170
第一百四十一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	178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	186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	197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固被围	208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	218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	227
第一百四十七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	238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	247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	257
第一百五十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266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	277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	287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兴孙美瑤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	296
第一百五十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	306
第一百五十五回	识巧计刘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	321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	332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342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	354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364
第一百六十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377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上回书中说到李秀山巡阅使，因感于民国成立以来，军阀交哄，民不聊生，本人虽受北方政府委任，主持南北和议，却因双方意见，根本不能相容，以致和议徒有虚声，实际上却一无成绩，心中郁懣之极，不免常向部下一班将士，和巡署中幕僚们，吐些牢骚口气。凑巧为了撤换财政厅长，引起各界鸣鼓而攻，甚有停止纳税的表示，李纯益发懊恼异常。原来民国军阀中，李纯出身渔家，年轻时候，曾以挑贩鲜鱼为业，事业虽小，却比其他出身强盗乐户，推车卖药之辈，究有雅俗之判，高下之分。渔樵耕读，都是雅事，此李纯之所以为高尚也，说来绝倒。李纯生性忠厚，尚知爱国惜民，历任封疆，时经数载，也不过积了几百万家当，几百万犹以为少，是挖苦，不是恭维。比较起来，也可谓庸中佼佼，铁中铮铮的了。在李纯自己想来，各省军阀，何等横暴，怎样威福，多少人吃他们的亏辱，却都敢怒而不敢言，一般的有人歌功颂德，崇拜揄扬。本人出身清高，凡事不肯十分作恶，平心而论，总算对得住江南人民，江南人民得了我这样的好官长，难道还不算天大的福运？谁料他们得福不知，天良丧尽，为了一个财政厅长，竟敢和我反起脸来，函电交驰的，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这等百姓，真可算得天字第一号的狡民了。早知如此，我李纯就该瞧瞧别人的样，任心任意的，多作几件恶事，怕

不将江苏省的地皮，铲低个三四尺，我李纯的家产，至少也可弄他三五千万，难道这批狡民，还能赶上巡轅，把我咬去半斤五两的皮肉不成？他想到这里，愈觉懊恨不堪，恨到极处，不免有几句厌世议论，发生出来。几句空话，竟作老齐裁诬的凭据，是以君子慎言语也。人家听了，也只有再三劝慰，说什么公道总在人心，巡帥国家柱石，也犯不着和这批无知无识的愚民，去计较是非。这等说话，也算善于劝谏的了，无奈李纯生长山水之间，久执樵渔之业，谿而虐。倒是一个耿直的汉子，心有所恨，一时间排解不开，凭他们怎样开导，也只当作耳边风，并不十分理会。他那方寸之间，兀自郁郁不乐的，不晓要怎样才好。这时，衙门中人，和他家中几位姨太太，见大帅如此烦恼，也都怀鬼胎儿似的，谁也不敢象平时般开心取乐，只弄得衙门内外，威仪严肃，寂静无哗起来。

岂知天人有感应之理，人的念头，往往和天的施行，互相联合。那李纯心有感触，对人便说点厌世自杀的话头儿。列公清想，民国以来，只有残民自肥的军阀，岂有因公自刎的长官，万一真有其人，不但开民国史的新记录，也且替各省军政长官，保存一点颜面，管他死得值与不值，该与不该，谁还忍心批评他的是非得失呢？慨乎言之！然而这到底还是不易碰到的事情，李纯虽贤，究竟未必有此爱国爱民的热忱，作者立誓不打一句诬言。原来李纯之死，的确的确，有一重秘密的黑幕在内。虽然李纯因有自刎的谣传，得了个身后的盛名，但是大丈夫来要清，去要白，象李纯这等冤死，反加以自刎之名，究竟还是生死不明，地下有知，恐也未必能够瞑目咧。

按本书上回临了，说李纯自杀，原有许多物议，须待调查明白云云。如今在下却已替他调查得有点头绪，那些外面

揣测之词，不止一种，实在都属无稽之谈，至于真正毙命原因，仍旧逃不出上回所说“妻妾暧昧之情，齐帮办不能无嫌”这两句话。缴应上回。列公静坐，且听在下道来。

上文不是说过，李纯因心中烦恨，常有厌世之谈。他既如此牢骚，别人怎敢欢乐，只有齐帮办燮元，因是李纯信用之人，又且全省兵权，在彼掌握，在情势上，李纯也不得不尊重他几分。那时大家都在恐怖时代，有那李纯身边的亲近幕僚，大伙儿对齐燮元说道：“巡帅忧时忧国，一片牢愁，万一政躬有些违和，又是江苏三千万人的晦气。大帅是执性之人，我们人微言轻，劝说无效，帮办和大帅交谊最深，何不劝解一言，以广大帅之意？不但我们众人都感激帮办，就是公馆中几位太太们，也要歌咏大德咧。”齐燮元听了，也自觉此事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于是拍拍胸脯子，大声道：“诸公莫忧！此事全在燮元身上，包管不出半天，还你一个欢天喜地的大帅。当为转一语曰，包管不出半天，还你一个瞑目挺足的大帅。诸位等着听信罢！”燮元说了这话，欣然来见李纯。李纯因是燮元，少不得装点欢容，勉强和他敷衍着。燮元也明知其意，却踟着李纯说：“大帅多日没有打牌，今儿大家闲着，非要请大帅赏脸，顽个八圈。”说着，又笑道：“不是燮元无礼，实在是大帅昨儿发了军饷，燮元拜领了一份官俸，不晓什么道理，这批钞票银元，老不听燮元指挥，非要回来侍候大帅。昨天晚上整整的闹了一夜，累得燮元通宵不曾安眠，所以今天特地带了他们来，仍旧着他们伏侍大帅。大帅要不允燮元的要求，燮元真个要给他们闹乏了。”却会凑趣。几句话，凑上了趣儿，把个李纯说得哈哈大笑，也且明知燮元来意，在解慰自己，心中也自感悦，于是吩咐马弁，快请何参谋长、朱镇守使等人过来打牌。马弁们巴不得一声，欢欢喜喜的分头去请。不

一时，果把参谋长何恩溥、朱镇守使熙二人请到。说起打牌的话，二人自然赞成。这时，早有当差们将合子放好，四人扳位入座。这天，因大家意在替李纯解闷，免不得牌下留情，处处地方尽让着三分，哄孩子似的，居然把这位大帅，哄得转忧为喜，转怒为欢。可见厌世是假。他们打的本是万元一底的码子，到了傍晚时分，李纯已赢了两底有余。八圈打完，壁上挂钟，当当的打了九下，大家停战吃饭。饭后，李纯还有余兴，便说：“我是赢家，照例只有劝你们再打的，不晓大家兴致如何？”三人自然一例凑趣。燮元还笑说：“大帅已经把我的部下招回去伺候自己，难道还要招点新军么？”李纯也笑道：“中央已有明令，各省停止招兵，我们怎敢违抗呢？放心罢！要是我再想扩充军额，你们大可以拍几个电报，弹劾我一个违令招兵的罪状咧。”以中央命令为谑笑之资，尊重中央者果如此乎？几句话，说得大家又是一笑。何恩溥见李纯又说到国事上头，深怕惹起他的恨处，忙着用话支吾开去，一面，催着入席。大家这才息了舌争，再兴牌战。这一场，大家因李纯赢得够了，不愿再行让步，苦苦相持的，打了几圈。李纯却稍许输了一点，他便立起身来，瞧着他的秘书张某，正在写字台上，批什么稿咧，便笑着招手道：“这个时候，还弄什么笔头儿，快来替我打几圈罢！”张秘书只得搁笔而起，代他打牌。

李纯先在一边瞧着，后来见他拿的牌，不甚得手，便不看了。却觉肚子有点发痛，于是丢了牌局，独自一人，向上房走去，想到他最心爱的大姨太春风那边去大便。从此大得方便矣。谁知他命该告终，经过三姨太秋月房间时，猛然一阵笑声，从秋月房中出来，趁着那微风吹送，透入李纯耳鼓，十分清澈明白。李纯不觉大动疑心，连肚子中欲下犹含的一大泡大便，也缩回肠中，趣甚。竟忘了自己作什么进来了。于

是蹑着手脚，索性走近秋月房门口，靠着门缝儿里，向内一瞧。果不其然，他那三姨太太拥着一个男子，厮亲厮热的，正得趣咧。李纯这一气，才是非同小可，难为他急中有智，猛记得秋月的房，有一道后门，平时总不上门的，不如绕道那门进去，看这奸夫淫妇，望那里逃。心中如此想，两只脚，便不知不觉的，绕到后门，轻轻一推，果然没有门着。李纯一脚跨了进去，却不料门口还蹲着一个什么东西，黑暗头里，把李纯绊了一下，一个狗吃屎，跌倒在地。这一来，不打紧，把里面一对痴男怨女，惊得直跳起来，异口同声的喊道：“李妈！李妈！”原来李妈正是秋月派在门口望风的人，方才绊李纯一交的，便是这个东西。他因望风不着，得便打个盹儿，此之谓合当有事。做梦也想不到这位李大帅，会在他打盹头里，跑了进来，恰巧又压在自己身上，一时还爬不起来。比及秋月赶过来看时，才见李纯和李妈，滚在一处，兀自喘吁吁地骂人。秋月惊慌之际，赶着扶起李纯，李纯也不打话，顺手把他打了两个耳光，又怕奸夫逃走，疾忙赶到前面，才见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提拔信任极专的一个姓韩的韩副官。说时迟，那时快，韩副官正在拨开门闩，想从前门溜去，后面李纯已经赶上，大喝一声：“混帐小子，望那……”说到这个那字，同时但听砰的一声，可怜堂堂一位李巡阅使，已挟了一股冤气，并缩住未下的一团大便，奔向鬼门关上去。涉笔成趣，妙不可言。李纯既死，这韩副官和秋月俩，只有预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儿，正商着卷点细软金珠，还要打发那望风打盹的老妈子。韩副官的意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送他一弹，也着他去伺候伺候大帅。倒是秋月不忍，还想和他约法三章，大家合作一下。韩副官急道：“斩草不除根，日后终要受累，我们行兵打仗，杀人如草芥，一个老婆子，值

得什么，不如杀了干净。”勇哉此公！说着，更不容秋月说话，又是砰砰的两枪。这一来，才把一场滔天大祸，算闯定了。

本来李纯的上房，都做在花园之内，各房相离颇远，可巧这天又刮着大风，树枝颤舞，树叶纷飞。加以空中风吼，如龙吟虎啸一般，许多声浪，并合起来，却把韩副官第一次枪声遮掩住了。那时候，他们大可以安安静静的，一走了事，偏偏要把无辜的老婆子，一例收拾，继续的发了两枪，这真是胆大妄为，达于极点。凑巧给外面一个马弁听见了，这马弁却又是齐帮办手下的人，此马弁当是老齐元勋。因夔元和李纯交情最密，本来穿房入户，都不避忌的。他见李纯进去，久不出来，未免心存疑惑，便也拉了一人代打，自己想到他上房去瞧瞧。这时花园中风云正黯，月色依稀，他那贴身马弁，忙取出手电筒照着，在先引路。这韩副官枪毙老妈的第二声，却先进了马弁的耳朵，不觉大惊住脚，回转身对夔元说道：“帮办可听见么？这是枪声啦！”夔元相距较远，又被树木遮住，却也隐隐听得，似乎有点怪响。听了这话，忙问：“你听清楚，这是那儿来的声音？”马弁引手遥指道：“那是大帅三姨太太房子，枪声是从这边出来的。”夔元听了，也是他福至心灵，忙喝住马弁：“不许多说，端的机警。跟我来！”又道：“带了咱们的手枪没有啦？”马弁回说：“带着呢。”夔元更不说话，向着秋月房，急急趲行。到了门口，就听见里面一阵历碌声音，夔元早闻李纯几位姨太，只有此人不妥，却还不明白奸夫是谁，此际心中雪亮，喝命马弁，拿手枪来。马弁依言，送上手枪，夔元吩咐他守住前门，自己握着手枪，也从后门而入。他是胸有成竹的人，自然不慌不忙的，蹑脚而入。可笑那一对男女，正在收拾细软，预备长行，忙得什么似的，绝不防背后有人暗算，连着那支行凶的手枪，也丢在李纯尸身上面，并

没放好。夔元眼快，一进门，就瞧见室中死着两人，一个正是英名威望，李纯封英威将军，嵌英威二字趣而刻。坐镇江南的李大帅秀山将军，由不得心中一悲一喜。悲是应分，喜从何来？

且慢！作书的自己先要扳一个错头儿，实在那时候，齐帮办也到了生死荣辱关头，老实说，只怕他那心中，也未必再有这等悲喜念头儿，只见他跳出床前，一手擎住手枪，直指韩副官胸中，冷笑一声，说：“好大胆，做得好大事！”这一来，才把一对男女，惊得手足无措，神色张皇，两个膝盖儿，不知不觉地，和那张花旗产的大红彩花地毯，作了个密切的接合，只一跪字，写得如此闹热，趣极。不住的向夔元磕起头来。那秋月究竟是女子性格，更其呜咽有声，哀求饶命。夔元见此情形，不觉心中一软，真乎？假乎？低声叹道：“谁教你们作死？我看了你们这副情景，心里又非常难受的。也罢，我是一个心慈脸软的人，横竖大家都出名叫我滥好人儿，说不得，再来滥做一次好人，替你俩捐起这个木梢来罢！”二人巴不得这一句，两颗心中，一对石头，轰的一声，落下地去。正在磕头道谢，只见夔元又正色道：“且慢！你俩要命不难，却须听我调度。胸中已有成竹。我叫你们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说，要你们怎样办，就得怎样办，舛错了一点，莫怪我心硬。那其间，只怕我都要给你们连累呢，那能再顾你们哪。”二人听了，不约而同的公应一声。夔元把手枪收了进去，喝道：“还不起来，再缓，没有命了。”二人忙又磕了几个头，急忙起来。夔元把前门开了，放进那个马弁，附耳吩咐了几句。怕老韩掉皮也。又对韩副官笑说：“拿耳朵过来！”韩副官依言，听夔元悄悄说道：“不怕有人来么？”韩副官回说：“已经三姨太太打发出去，一时不得进来。”秋月房中，安得如许时没人进出，着此一笔，方设漏洞，文心固妙，然事实亦必如此。夔元啐了一口，因附耳说道：